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四十五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二

宋 方聞一 編

☳☴ 巽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一有之字終身不一有可字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

切論尊卑之敘則長當謹正故兊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動于外女順于内人理之常故為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易說○咸恒體用也體用无先後劉絢師訓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常之道也為有咎矣如君子之常於善可常之道也小人常於惡失可

常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又恒久之道何往不利易傳

白雲郭氏曰咸恒二卦六爻剛柔皆應而名義不同者咸以男下女交感之義也恒男上女下夫夫婦婦之常道也交感時焉而已故曰取女吉夫夫婦婦可久之道也故曰恒久也其道可久斯无不通无末不通

則无過舉内利以固外利以行此其所以為常也王輔嗣曰恒而亨以濟三事也後之諸儒竟分三事其說不一然恒之卦辭止有二義輔嗣誤以為三以彖觀之恒亨无咎利貞一也久於其道之謂也利有攸往一也終則有始之義也久於其道天地同也終則有始日月四時同也是孔子以為二義也易說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恒者常久之義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

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有常字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為恒也○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常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常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常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下地一作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恒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一有氣二字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

順天理也四時隂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恒久不已聖人以恒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觀書當不以文害辭如云義者出於思慮忖度易言天地之大義則天地固无思慮天地之

情天地之心皆放此易說○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正蒙

龜山楊氏曰男下女婚姻之始也男上而女下居室之常分也盡其常分而後有可久之道焉卦之所以為恒也中庸曰至誠无息不息則久故惟天下之至誠為能久恒久也夫婦之不可以不久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天

之為天文之為文皆原於不已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得其所以為天故代明不息而能久照四時變化終則有始故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如文王所以為文是也天人之道一於誠而已矣自恒亨至此並易說○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惟不已故能久聖人久於其道亦為不已也故能天下化成中庸解

有恒心然後可與為善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為已故善人不可得而見思見有恒者

易曰恒久也以亡為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虛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語解

兼山郭氏曰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也剛柔皆應交感之常也恒亨无咎利貞可久之常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蓋言天之高明地之博厚悠也久也故能常也日月得天故能生明四時變化故能成歲聖人久於其道故為忠為文相救而成道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

如是也然作易者專取配於夫婦何也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此也彼一以動一以靜或作之或止之謂曰我能常何足以語此

白雲郭氏曰恒自泰來故伊川以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二爻剛上柔下成為震巽葢非謂震為剛而巽為柔也若以上下二卦為剛柔則易之柔上剛下剛上柔下之卦多矣不當獨於咸恒言之也是故剛上柔下言初四二爻成震巽之始也雷風

相與言震巽可久之象也巽而動言震巽可久之才也剛柔皆應言六爻可久之道也有是四者是之謂恒恒亨无咎利貞此久於其道之所致也雖天地之大不能外此故必恒久不已然後為天地利有攸往者恒道无終窮无終窮則往无不利猶日月久照四時久成皆終則有始之道聖人之道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其所以化成天下亦如日月四時是已使有終无始則日月亦不能久照變化亦不能久成聖人

亦不能化成天下矣故彖言所以為恒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是也又言恒之所以為道者二久於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矣咸恒六爻之才皆不疑二卦之義非大故孔子於彖皆以天地萬物之情終之使後世學者不以小道觀之也易說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

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立不易方乃能常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此可以爲常矣然君子何取於立不易方葢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或有蔽焉義則无也故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始可以爲常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方猶道也君子所立不可易易則不可常矣是以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易說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一作吝）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常安

其處者也柔微而不常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居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一无知字）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巽在下以應於上持用為常求之過深也故人道之交貴乎中禮且久漸而成也（持一作特易說）

龜山楊氏曰昏義曰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初與四為正應

而居一卦之初未及欽慎重正而遽覩之是始求深也故曰浚恒貞凶浚者治而深之也雖貞亦凶矣夫何利之有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則其始求可知矣易說○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

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為之辯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无委曲也語録

兼山郭氏曰初六自上下下故曰浚恒恒非可以浚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進道有漸而後可久在恒之初浚而深求非其道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是豈可久之道乎以是為貞則凶矣不達退

速之道何所利哉易說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伊川先生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一无久字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

之勢則可以言易矣○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常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係隂用以為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易說

龜山楊氏曰處非其位宜有悔也然在下卦之中以陽居之能久其中也故悔亡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不常位悔也久中則可以亡也顔氏之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何悔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可久之道无它焉中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也故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九二位雖失正非无悔之象能久於中則其悔亡矣九二无它辭特曰悔亡蓋見止於守常无它事也易說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伊川先生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

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常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常以為常豈不可羞吝乎○人既无常何所當處之地既不能常處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進則犯上退則乗剛故動則掐悔取辱唯常守一德庶幾取容故曰不恒其德則无所容也

一有雖然貞吝德則可常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處雷風相與之際雷動之風散之

宜不能安其處也故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或者疑之也葢陽得位疑若能常者故稱或焉或者不必之辭也易說○人无常心无不為已巫醫愼疾者所賴尤不可為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恒其德知其或承之羞必矣其為不恒也亦不占而已矣語解

兼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

不恒其德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不恒其德何所取容邪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德也過中則不恒不恒則日入於小人之域是以為機變之巧无所用耻焉雖或承之羞亦忍而固守方自以為得計而不知耻是可鄙也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蓋言不能容身於巫醫之賤況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伊川曰或承謂有時而至也易說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伊川先生曰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為喻故云安得禽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田以時至則禽或可得處恒非位則功无以致故君子降志辱身不可常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以不正之剛居不中之地其才其時不可以成功者也雖曰恒之時亦久非其位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可久之地故能成可久之功居非其位而望其功是以沒世窮年而終不可得也其九四田无禽之謂鯀初六以柔求深自用之過者也九四剛而不中居非其位不能自用以有獲者也皆非恒道語之聖人久於其道則失之遠矣易說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伊川先生曰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則其德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一作豈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

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為正以順為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為凶也易傳並

龜山楊氏曰五以隂柔居中下應九二之剛而不失正故常其徳貞然以隂柔居中下應九二以順為正也以順為正婦道也故婦人吉夫子從婦則失制義之道故凶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常其德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也何哉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君子立不易方常而有變之義者也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六五有震兌二體故有婦人夫子之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恒其德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何也婦人從一而

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易說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為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

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易傳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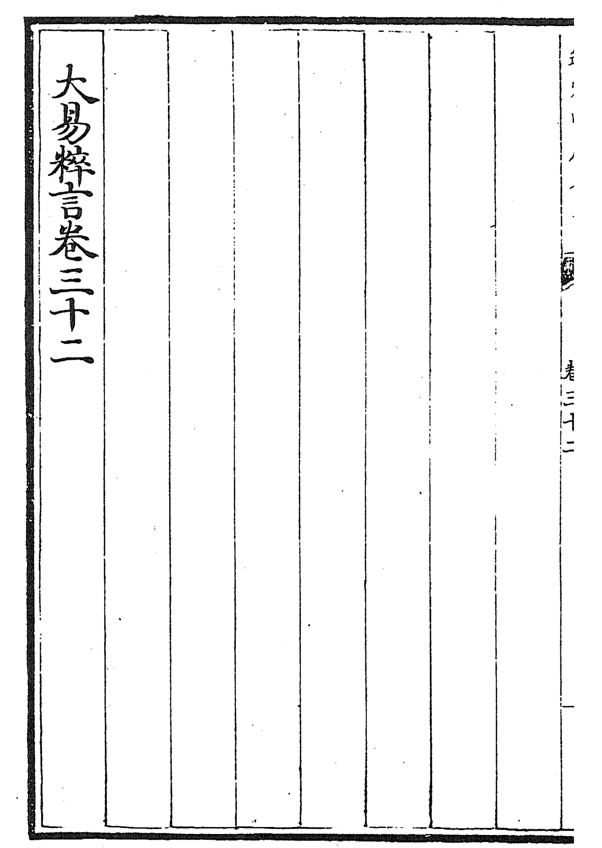
橫渠先生曰卦例於上爻多處之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至恒又不可以此處但見其不常在一故大无功也易道灼然義理分明自存乎卦維要人玩之乃得易說

龜山楊氏曰震之極也六以陰柔居動之極非安於

常者也雖動而不息无功矣故振恒凶振者動之亟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居震之極以動為常窮而不知變者也庸无失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居震之極以動為常窮而不知變者也是以言其得失則凶語其道則終无功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四十六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三

宋 方聞一 編

☶☰ 艮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

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為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一作避而去之故為遯也易傳

遯亨小利貞

伊川先生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退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為

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古之人有大德而无其時則遯方二陰浸長進而之否不利君子之時進則否而遯則亨也乾健也艮止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上者大畜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下此其所以為遯也孔子之德與天同矣而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小利貞者可小事也是以孔子乘田委吏中都司寇皆屑為之至孟子

為齊卿其道皆止於一國一邑一職之間在聖賢皆謂之小事也易說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為之理也○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

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隂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扶持其道未必於遯一作退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當隂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隂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隂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一作使遽巳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

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末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故曰與時行又曰小利貞又曰遯而亨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浸而長進而為否理之必至也止

而不知去則患之所由生也遯而遠之斯亨矣故曰遯而亨也遯之時剛當位而應未至乎上下不交也故小利貞與時行也與屯之九五小貞吉之義同易說

兼山郭氏曰遯非有亨之理其所亨者遯也按卦乾德廣運於外艮知行止之宜於内所以能遯而亨也易以陽稱大陰稱小六二柔順中正知動靜不失其時是以言小利貞又言浸長也遯非可大之時然其義則大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遯也莊子曰聖人

鶉居而雛食亦遯也充是二者得聖人之道多矣顧不大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常人之亨以得位失位言聖人之亨進退皆以道言道不必位亨雖遯亦亨也故曰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五之應二也與時行者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為遯之義雖聖人亦不能自必也小利貞浸而長者陰浸而長不可大事之時也不可大事而彖言大矣哉者葢有天德而止者謂之遯不然逃難

而巳非聖人所謂遯也此遯之時義所以為大也雖堯舜授受亦不過於遯而巳矣聖人懼人之不知天德之大徒以逃難避仇遠迹山林者皆謂之遯則遯之為義小矣故特曰遯之時義大矣哉也遯之小利貞睽之小事吉不知者遂以為小而不思也故孔子明其大而後知小利貞者有大義存焉小事吉者有大用存焉易說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伊川先生曰天下有山山下一作上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遠小人不惡而嚴惡讀為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此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之為言敬小人而遠之之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有山健而止也其藏疾也无所拒

然亦終莫之陵也此君子遠小人之不惡而嚴之象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下有山內外之分也不惡而嚴全身潔已之道也豈若小人悻悻然見於面目而後去之耶〔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之為象取二陰浸長而消陽君子見幾而作故卦謂之遯天下有山蓋備二體之象非示名卦之意易如此類者亦多矣君子當遯之時畏小

人之害道志在遠之而已雖山林江海為遠害之地然亦有以道遠之者遠之之道何如不惡其人而嚴其分遠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之則惡也不惡則不疾矣孔子曰君子无衆寡无小大无敢慢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皆嚴之謂也自古山林江海遯世之士多矣獨遯以道者孔孟而已若夫君臣授受亦有遯之道者蓋臣道上行君不得不為之遯也知其道而遯者堯舜

也不知其道而固有者桀紂也然非舜禹湯武而遯則篡矣易說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伊川先生曰它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道也往既有危不

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危而不往何也遯既後時往則取災故知者違難在乎先幾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進矣而隨其後遯之尾也居遯之時不能遠之隨其後故厲然柔方變剛隨而往則浸而為否矣能无災乎故勿用有攸往而象曰不往何災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道貴早辯而君子欲知幾故自履霜堅冰之後早辯之道言於初者多矣而遯之初六獨止而不知去不能早辯者也故曰遯尾厲遯尾者遯之後時也為遯之尾是為難之首也其危宜矣勿用有攸往者言處遯尾之道雖危而災猶可避也葢往之義在我能止而不往則何災之有故止而不退則為厲止而不往則无災矣易說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

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避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繫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一作其）堅如執之以牛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黃牛中順也陰邪浸長二居君臣正合

之位甚難救時莫若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黄中色牛順物執之用黄牛之革中順之志也居陰進之時中而不倚和而不流執用黄牛之革則所執固矣外物莫能勝也故說若夫萬變陳於前則交喪於中尚能說乎哉易說

兼山郭氏曰輔嗣云說解也六二柔靜中正有應於五志在君親之人也其執之堅其持之固庶幾遯世

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者也然乾剛也此柔也故有黄牛之革中順之辭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可謂得君之臣矣而猶執用黄牛固志何哉方遯之時小利貞不可大事勿用有攸往雖應於君而遯之志不可不固也是以孔子於定哀孟子於齊梁非无應也而其道不可少貶以從時好者所謂固志也六二爲下體艮卦之主知時止而止故稱執焉柔順牛之象也中正

黄之象也不能執用黄牛則見利忘義終不可大有為於天下而自喪其德多矣勝說或如字或作脫易以說為脫者有矣此義實近之而其言似膚淺故先儒有不從者也易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伊川先生曰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

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懐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懐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葢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爲内之主得位之正立愛其下畜臣妾之道盡矣然以斯處遯无疾宜焉易說

龜山楊氏曰一陽止乎上艮體也柔進而承之止而不能遠係遯也能无疾憊乎遯之時小利貞而已剛雖當位不可大事也故畜臣妾吉大貞之則難將作矣尚何吉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剥之六五以宫人寵言君位也遯之九三畜臣妾吉言臣位也位則不同其義則近之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以艮止故六二止於下以固志九三過於止而係於遯也係於遯而不知變是以疾困而危其江海避世之徒歟畜臣妾吉者是道也施之於家則可施之於天下則不可若是者君子謂之隘其可大事乎易說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為正應是所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

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幾不忿怒成仇則私溺為累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健而止乎外而初以柔應之其遯非不得已也故曰好遯君子吉然居遯之時有應於下小人則相與而變剛矣尚何遯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處乾巽之間剛雖不中能遯以違之亦和而不流者也故有君子小人之辭焉内以其應柔外以其用健是以謂之好也中庸曰邦无道至死不變此其庶幾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自九四而上其遯皆美葢乾徳剛健

中正何適而非美乎九四好遯所謂遯世无悶者也

潛龍之義也君子安之故吉小人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一不得志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又豈能好遯而安之哉故曰小人否也易說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

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槩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一无遯字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嘉好義同然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

獲貞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當位而應能與時行也故為嘉遯然遯之時不可以有為也故其貞吉正其志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雖革運之有終其嘉遯之志則一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其有見於此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堯授舜舜授禹雖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其為嘉遯之志則一也故子謂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其是之謂乎雍曰九五剛健中正道全德備舉遯之世莫美於斯故曰嘉遯貞吉以正志者道至於此與時為對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於外正其在我者而已矣此其所以為嘉也上非堯舜下非孔子皆不足以與此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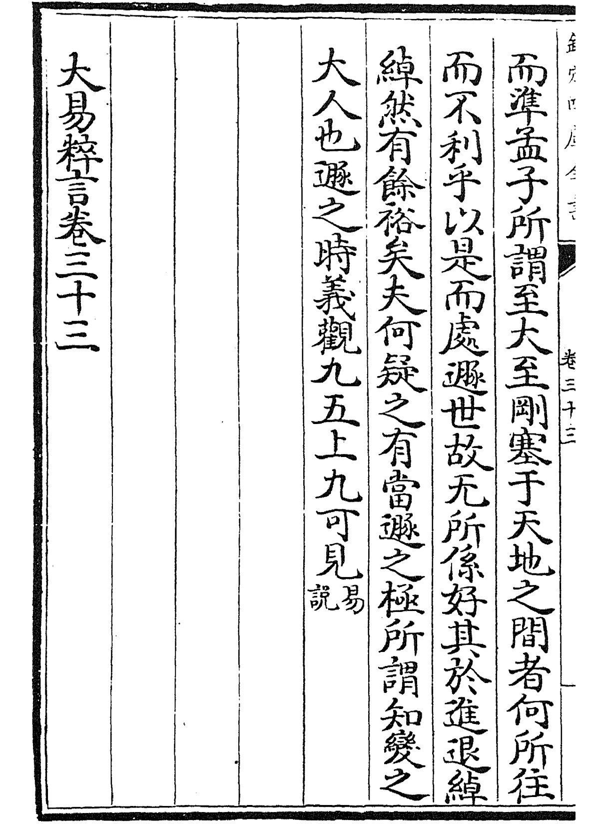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肥者充大寛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

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寛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卦之外而无應於内與九三係遯有疾憊異也則其遯也不疑其所行矣故曰肥遯无不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肥者道之充實也道之充實放諸四海



而準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閒者何所往而不利乎以是而處遯世故无所係好其於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矣夫何疑之有當遯之極所謂知變之大人也遯之時義觀九五上九可見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四十七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四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隂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一作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乾下震上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

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易傳

大壯利貞

伊川先生曰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泰之辭言小往大來而彖則言天地上下陰陽健順君子小人以極大小之類大壯之象四陽過中名卦之義實取於大也雖天地亦大者之壯

非獨人事而已與泰言大來无以異也故彖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易說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陽長已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為大壯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

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爲一事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大者之壯也壯而弗正則爲暴而已故利貞（易說）

白雲郭氏曰凡天地萬物大者之壯俱爲大壯徒用壯而已非大壯也德之大者无踰於天自人道言之人得天德而動壯之所以大也且强梁以動者雖无

不壯其或窮人欲而滅天理則性善梏亡天德於是失之矣雖壯而非大也故必得天之剛德而動而後謂之大壯大壯利貞者大者之正也大者天也正則天之德也天地之情於斯可見况人道乎孟子謂齊宣王曰王請无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唯孟氏深明大小之義諸子未之或知也故言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所謂大者之壯歟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

瀆何其小哉聖人以羊譬壯深見小人之情矣易說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强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易傳

横渠先生曰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之用見之○克己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益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剛强壯健之德乃勝己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肴乾人飢而不敢食非强有力者不能人所不能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

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消盡則是大而化之之謂聖意思齷齪无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已葢君子欲身行之為事業以教天下令夫為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但恥以為屈而不為耳不顧義理之若何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壯壯於禮而已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尚能壯乎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雷行為无妄雷在天上為大壯无妄之動以天則天德及物之時故象言茂對時育萬物大壯先天而後動在人則盡心知性則知天之時期不失中庸所謂天命之性者故象以非禮弗履為言也且壯者君子所以勝己而小人所以勝人孔子告顔淵以克己復禮勝己之道也既勝己之私則无

適而非天矣是為壯之大者也小人不知勝已至於窮人欲而滅天理何大之有是以九三祇以用壯言之然有大壯之弗履以成已然後有无妄之育物以成物二者之道相為終始亦猶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後曰脩道之謂教葢性與道成已也而教所以成物也易說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伊川先生曰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

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壯于趾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在下壯于趾者也在下未足以有行故征凶上无應焉雖剛實而有孚其孚不遠矣故曰其孚窮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壯于趾者用壯之始也始而用壯必終於凶矣有孚者信其必以凶窮也凡爻辭獨言壯者謂小人之壯皆非大者壯也易說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為戒乎曰易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正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

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九二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一有壯字而乾體乎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大壯之時而剛得中故為吉蓋大者之正惟有九二盡之故曰貞吉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辭言利貞然得其貞者九二也九二之貞謂固守大壯之道也天之德以剛中為正九二以剛居中是以能固守而貞吉也居卦之下位為不

足未能究天德之用故特曰貞吉而已蓋非禮弗履之士也易說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志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

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
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
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
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為喜
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
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
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
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

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在小人則為用其强壯之力在君子則為用罔志氣剛强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陽正也然秉下之剛故危小人用此而進如羝羊觸藩以為壯故多見困君子知幾則否藩以喻四三有應所之在進而位正理直小人處之必以剛動易說

龜山楊氏曰至剛而不中非大者正也小人則用壯

而已在君子則罔也焉有仁人在位罔人而可為乎故雖正亦厲剛雖不中未足以極其壯故羝羊觸藩羸其角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在勝已之私不失天命之性是以勿用壯於外也以用壯為正則危矣羊很而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其角用壯而厲也其厲如此凡以小人不知壯有天道之大故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壯

為用也先儒為羅罔之罔失之矣易說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為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它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為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

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於進也輹與輻同○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上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乗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貞吉三以四為藩九四上无陽爻故曰藩決壯輿之輹往无咎也

四能不為陰累守已以正則吉而无乘剛之悔且得衆陽之助以銷陰慝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吉凶悔吝之所生也唯貞吉乃悔亡陰在前不足以禦其壯也故藩決不羸有剛動之才故壯于大輿之輹輹車之軸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至四而愈壯而曰貞吉悔亡何哉葢四居上體之下能捨衆剛而與上有承柔戴上之志是以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也然九四

之壯雖非大壯特用得其宜耳輿輹當用壯之物也又況大輿之輹乎壯于大輿之輹是為得其宜也得其宜故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君子之所以能任重者以此伊川曰輹與輻同虞翻為腹非也易說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雖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

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一作居）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壯之道不可以剛也（並易傳）○喪羊于易羊羣行

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隂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楊遵道録

横渠先生曰羊外柔而内很六五以隂處陽羊喪之象也能去其内剛不拒來者則无悔故曰喪羊于易无悔履柔危之地乘壯動之剛固之必悔者位非其所堪也易説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而下乘四剛其用壯也物孰禦之可謂无難矣而不用所謂喪羊于易也莊子曰

於羊弃意喪羊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羊之用壯无異於小人不務勝已於内而欲觸物於外一往若此其害深矣是以非禮弗履之人務在克已而喪其羊也克已喪羊亦人之難能而六五初无甚難則其无悔宜矣位不當者才不足而位有餘不能究天德之大以成堯舜三王之治徒喪羊无悔僅能成已而已易說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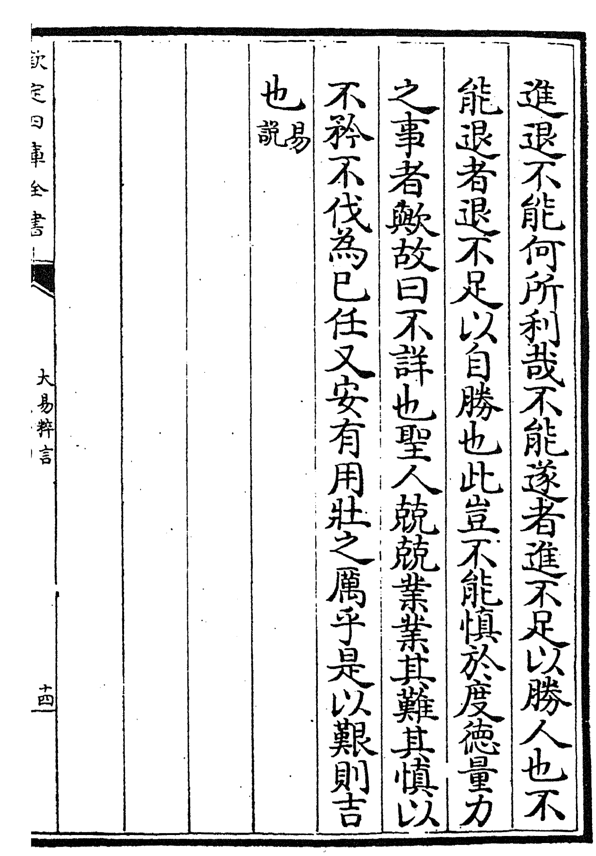
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伊川先生曰羝羊但取其用一无用字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防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一有其字柔弱之分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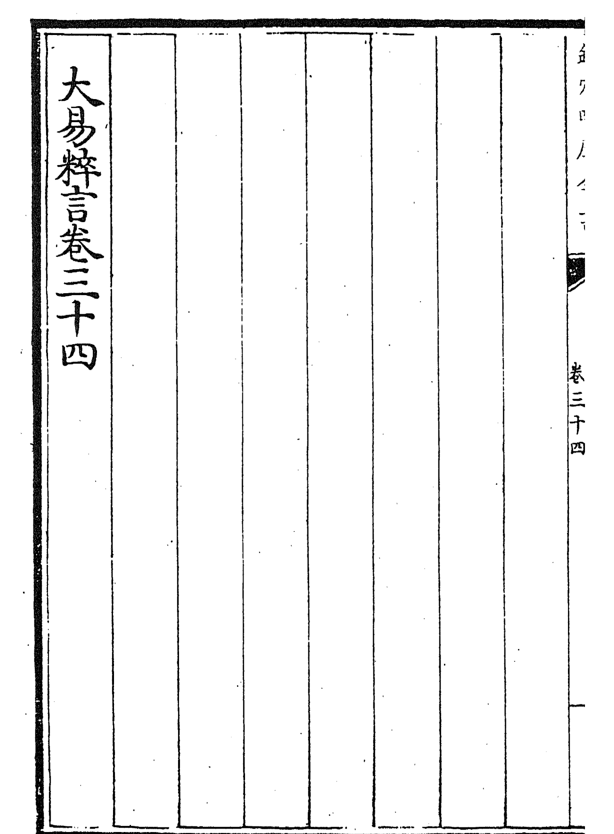
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過咎不長乃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剛兢用觸則進退皆凶危懼求全則咎有時而息也然上六以陰居上不詳事宜用壯而觸故進退不能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動之極以柔用壯雖无羸角之厲而



進退不能何所利哉不能遂者進不足以勝人也不能退者退不足以自勝也此豈不能慎於度德量力之事者歟故曰不詳也聖人兢兢業業其難其慎以不矜不伐為己任又安有用壯之厲乎是以艱則吉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一第十頁前一行而動者物皆然按

而上疑脫感字

第十九頁後一行唯无心而待物之感刋本无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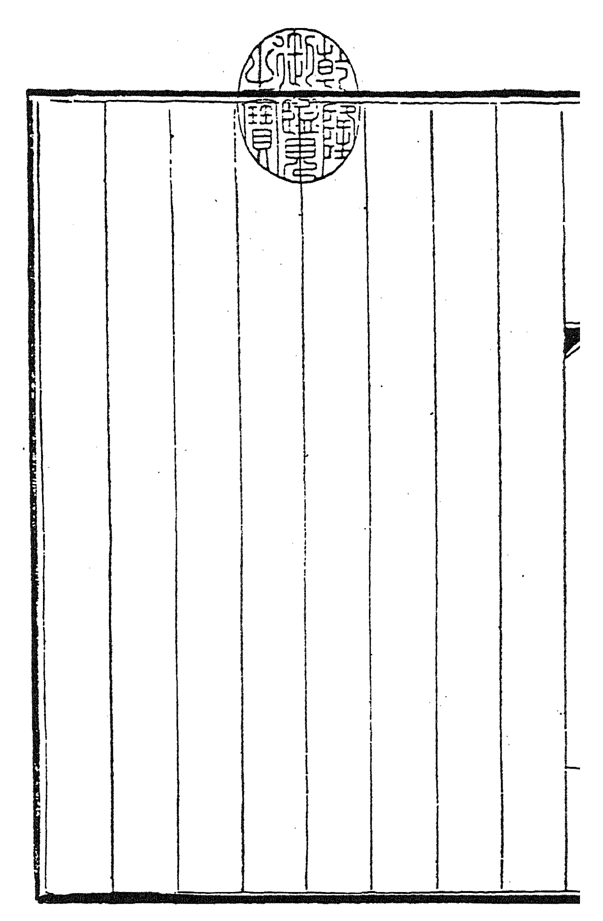
忘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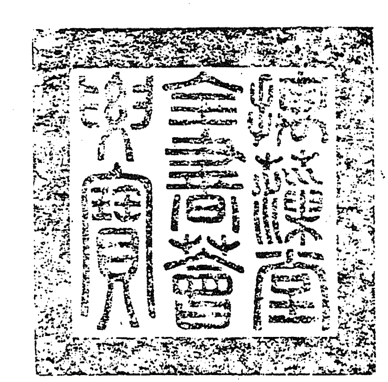
卷三十二第十六頁後六行維要人玩之乃得刋

本維訛雖今改

卷三十四第五頁前三行雷在天上為大壯刋本

上訛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宋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八 五至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四十八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三十五

宋 方聞一 編

䷢ 坤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一作義也凡物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

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易傳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伊川先生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

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惟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晉以其明盛故不言亨順乎大明故不戒以正不待言而其德可知雍曰彖言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於進葢言明以進故曰晉漸以進不謂之晉也晉卦取名之義與大

有略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故為大有晉明出地上臣道也故為晉君臣天地之象雖不同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已且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易之卦辭惟晉為異專以康侯為義是以不及其他也康侯如是其亨利貞可知易說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伊川先生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

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柔進而上行臣進之盛者故有康侯之象馬侯有君道者也順而麗乎大明故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馬地類坤象也明出地上晝日之象也問國之富以馬錫馬蕃庶其厚之也晝日三接其親

之也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其三接之謂歟自晉康侯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出地上二卦之象也順而麗乎大明晉之義也柔進而上行成卦之序康侯之德也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為之主上能致王者之寵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車馬重賜也三接數接乎上也在國能康一國之民則進而麗乎大明斯足以康天下矣古之人文王是也易說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伊川先生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已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易傳

龜山楊氏曰自昭明德所謂明明德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自古以明為君德之大堯舜文王皆是也而晉為臣道自昭明德何哉

蓋侯有君人之道有明德自昭而柔順上行然後備晉之義可以謂之康侯不如是雖使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亦非晉進之道不得謂之康侯矣古之人莫不務明明德於天下為君為臣亦豈有二德哉是以伊尹言咸有一德武王言同心同德則晉之象言自昭明德不為過矣易說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惟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寛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獨行正者无進无抑惟獨行正道也寛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惟

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惟時亦容有為之兆者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居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害於貞吉也未孚於人或未見聽寛以居之乃无咎然初六有應在四居下援上未安其分故曰未受命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晉如其進也摧如其退也居晉之初量而後入无心於進退者也雖進退无常獨行正而已故正吉在下未受命者也故罔孚裕无咎孟子曰我无官守也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卦之初為進之始有可進可退之義能不以進退為慮惟固守明德柔順上行為臣若此能无吉乎罔孚者雖以明德自任而初之時名實未

加於上下未足信於人當是時也進退之際既已處之裕然何咎之有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也獨行正者獨以明德上行而固守為正不以進退為慮也未受命者无官守言責之時孟子所謂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易說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一作順

之德非强於進者也故以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葢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禄受介福於王母也介大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无撓多失於肆故愁如乃吉六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順而麗乎大明晉之時也明明在上而六二以柔順中正處乎衆陰之間而獨无應焉是明不見知也小人相與比周而君子不見察則亂將作矣能无憂乎哉故曰晉如愁如然居中履正儫其位而行則明雖不見知鬼神之至幽者其福之矣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以景福此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為臣之道莫美於斯而曰晉如愁如者蓋小人以進為喜而君子以進為懼故召公為保則不悅正考父三命而傴俯茲其所以順而麗乎大明歟是以既貞且吉受介福于其王也孔子言諸侯長守富貴之道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則晉如愁如而受茲介福也宜矣此爻之義與卦辭相類蓋言侯之受錫福于王者毋字无

別義亦衍字也易說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一作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

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歷九四不為衆信則取悔可必若志應在上晉為衆允則悔亡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在坤體之上以陰承陽順之至也順而麗乎大明雖不當位衆允之也故悔亡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晉之初名實未加未孚於人至三則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也久矣於是乎衆允之也雖非

中正疑於有悔及衆允之時則悔亡矣三之上行有嚮明之志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是以衆不為疑而允之也故曰志上行也易說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

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鼫鼠為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故動止皆失與六三之義為相反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晉而麗乎險鼫鼠之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以明為德而火以暴為失故離之九四有突如其來如焚如死棄之象晉之九四與離同

位雖順德在下不至於焚如之暴然當晉之時不免有貪位慕禄之失也鼫鼠貪而畏人者也守此道以事上能无危乎位不當者既未進六五之明又過三陰之順以剛自進故不當也晉之六爻无凶獨四以貪而厲上以伐而吝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豈若初二三五之昭明德也哉是以聖人德之為貴易說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一作得復用一有其字私察也○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

福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遇陽故失得不恤而吉也位不當必有悔獲吉則悔亡易說

龜山楊氏曰不當位悔也以柔居之能不有其位者也故悔亡悔亡則失得勿恤矣六五尊位也柔進而上行猶患失之之時也苟不以直道自居而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其能失得勿恤乎行斯以往何不利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道无它焉在中與明而已六五居中何悔不亡又唯自昭明德而一己之失得勿恤于外蓋君子失諸正鵠反諸其身之道也如是則何往不吉何行不利乎象言往有慶者人君勿恤一己之失得獨以離明自昭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矣孟子告滕文公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强為善而已矣失得勿恤之意强為善也謂之强為善亦自昭明德之義易說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晉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一作惟字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

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

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

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

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

中正為貞○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

其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

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

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窮无所往故曰角居明之極其施未光而應尚狹持此以進伐邑討叛而已危而幸吉以得无咎然終吝道也无可進而進不已惟伐邑於内而可矣如君子則知止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明出地上非日中之時也則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則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角上窮之物位進而上窮亦危矣然晉

非止於進而已明順之義存焉是以用伐邑也然自危則終吉自危者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之義不得已而用之非好攻戰而樂殺人也是以无咎不然則既伐邑而厲不亡幸矣何吉之有至於伐邑則明德之昭已或虧蔽故象言道未光也固以伐邑為貞不知明德之虧非吝而何是以春秋无義戰彼善於此聖人无取焉然則齊晉之霸方之康侯其未優乎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五

大易粹言卷三十六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一作而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爲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

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易傳

明夷利艱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一有為字君子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聖人之德惟明為大有明德以在上大有之君是也有明德以居下晉之臣是也明夷者明

傷也故為明德遭難之時非聖人其難其慎用晦而明殆且傷矣所以利艱貞也易說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伊川先生曰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

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一作害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明夷之時利於處艱戹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一无能字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

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箕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揔一卦言之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文王與紂之事邪其明夷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易卦彖之辭異者獨晉言康侯明夷言文王箕子革言湯武是也蓋康侯能盡晉之義故文王言之以見卦之德與人之德一也孔子明文王之意故繼以湯武文王箕子為言然明夷之彖自分

二義文王箕子之道蓋不同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所謂內文明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外柔順也文王盡坤離之義所謂得明夷之大者矣箕子用晦而明得其艱貞而已此文王箕子之辨也觀其與微子比干人自獻于先王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也自為之奴卒陳洪範所謂艱貞用晦而明矣明夷大象獨為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人之象故正言文王箕子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伊川先生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涖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寛厚含容一作弘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涖衆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涖衆惟不用其明故能合天下而為明若察察而用明則蔽之者至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日也方其明出地上晉晝之時也及其日中照天下則為豐矣至於明入地中而後為明夷夷之為傷非毀其明也晦其明而已晦其明則有終明之道是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明也然

日所以照臨下土故君子涖衆者其象似之易說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

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禄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

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為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君子遯藏而

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進應於上為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君子避患當速勢不與抗退而遠行不遑暇食静以自守非有所往之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明夷之初在下而未嘗難也其翔而後集卑以自牧而已不矯激而為高也故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其去而違之則宜速矣故君子于行三日

不食若孔子接淅而行是也然直道而事人則焉往而不三黜故有攸往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之初爻皆有進无退而明夷之初聖人三釋之其辭皆不能果於進者以明傷之時其義不可果於進而其勢亦不得進也何謂三明夷于飛垂其翼一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二也有攸往主人有言三也且譬之鳥焉欲進則飛之疾而今言垂其翼者以明明傷之時義不可進也知義不可進而不

進是為初九垂翼之道也此戒於未進之前也君子當斯時而欲有行是自取困窮之道象言義不食者君子于行義有不得祿食之象然則三日不食自取之也此言勢不得進而自取困辱也苟不知義之不可進不知勢之不得進而終欲有所往是以至於主人有言主人主我者也主人有言則難將作矣故聖人欲垂其翼於前不欲主人有言於後斯能用晦而明矣是以辯之於物也易說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惟蹶張用左葢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

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一作其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〇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言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三同體三為六應故曰夷于左股居中履順難不能及故曰用拯馬壯吉馬謂初九亦為己用故欲拯闇同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至明之才當傷明之時惟其自處有道故雖傷也止于左股不至乎甚矣馬健順之物用拯馬壯益其自處之道言其中正而體順不違乎則是以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之所以為明者以二也明夷之時初

則以進為傷二則不進亦傷矣不用其明則其傷淺故有夷于左股之象雖傷于左股而有用拯之道用拯之道健順則吉故言馬壯吉馬壯猶明夷于飛也順以則者猶垂其翼也以是知明夷之道固不能一於明亦不可一於晦也六二以柔順中正至明之才是以能順時不違則以盡用拯之道而獲吉也易說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

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為暗之至謂之大首○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大

者易說

龜山楊氏曰南狩文王作興之象也而二老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大老所謂得其大首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闇之極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湯武非利人之天下也去其害而已南在前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大首謂闇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敵應為至明克至闇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

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故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雍曰初九其傷未至六二其傷已至九三則其傷已過矣濟之以剛明上進之才是可以南狩而大得志也不可疾貞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之以此

伊川謂九三為湯武則夷于左股者其文王乎易說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髙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

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一作出于門庭既信之於心一作既奪其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於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上六同為一體故曰入于左腹與五親比故曰出門獲明夷之心益用柔履中其志相得故曰獲心意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腹坤象也坤體之下故曰左腹地尊右故也入于左腹不用其明也與聖人為腹不為目之意同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于出門庭則與慎密而不出者異矣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此微子之明夷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云四為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順於君者也雍曰小人之事其君也務引其君於不正之道然後能獲其心意而作威福於天下也大學之

道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是以明君務知本而後小人不得啓其邪心又烏有入于左腹獲心意之事哉明夷之君暗主也暗主不知正心誠意故小人得以不正之道乘間而入以獲其心意也好大喜功者以攻戰入之好貨財者以聚斂入之好奢侈者以土木文繡入之好淫泆驕樂者以鄭衛聲色入之故入于左腹言投其不正之道也明夷之心暗主之心也于出門庭作威福

於天下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而格君心之非小人則務投其不正之道而得其心意以作威福君子小人之事君其辨如此是以爭臣多君子而功利之臣多小人易說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伊川先生曰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

之義故不專以君位一作義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一无以字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内守其正所謂内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

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内正其志也

○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近於闇然柔順履中闇不能掩箕子之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尊位大中而承上六所謂内難而能正其志者明之不可息以正而已故書曰囚奴正士

以其蒙難而不失正也凡卦皆以五為君位而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髙而无民天下不以為君也其存者名號而已故以上六當之而父師其次也故以六五當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其時而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以正道處已而以道之權濟時明者聖人之正道也用晦而明者權也雖權而其明未嘗息者箕子之明夷是也當明夷之時不知用晦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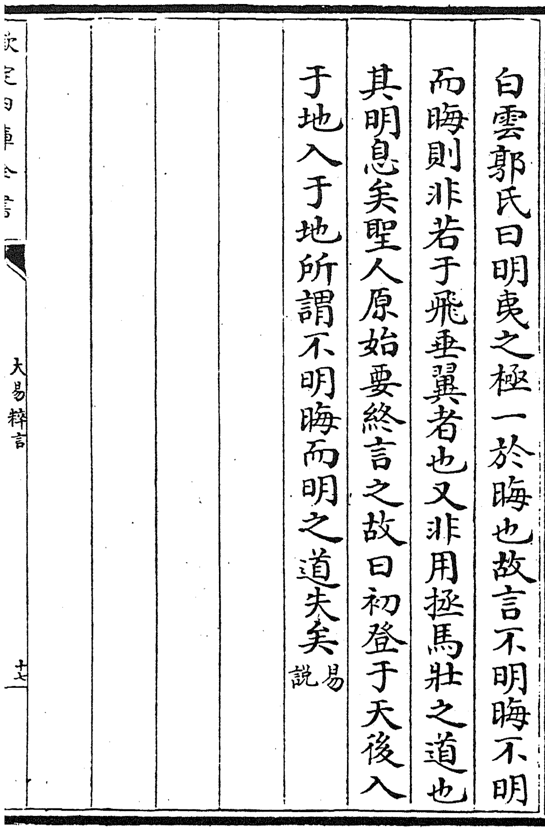
明則見傷必矣此箕子所以為利貞也五為尊位以君臣之分言之則君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也故君子處晦與人君處晦皆同易說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為明夷一作夷明之主又為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

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明夷至于不明晦則極矣初登于天用其明也後入于地則其明夷矣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窮則變變則通天之則也明夷至于極而不知變則失則甚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夷之極一於晦也故言不明晦不明而晦則非若于飛垂翼者也又非用拯馬壯之道也其明息矣聖人原始要終言之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入于地所謂不明晦而明之道失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六

大易粹言卷三十七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 巽上

伊川先生曰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内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内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内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内而出

也自内而出由家而一无而字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内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内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葢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内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内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易傳

家人利女貞

伊川先生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貞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大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為治國治天下之本也而家人之道亦與治國治天下之道皆一也齊家

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意易說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伊川先生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

地陰陽之大義也○家人一无人字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家人之義以順為正故利女貞至於婦子嘻嘻則失家節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名卦以二五也二五正男女之

位而曰天地之大義者由人事言之則男女所以為家人自道言之則天地男女一也故男女正有天地之大義存焉然聖人畫是卦而名以家人者豈真一家之事而已哉内之脩身外之治國治天下大而至於天地之義舉家人皆足以明之道之要者无以易此此聖人名卦之義也且家人之義以正家為主正家之主尊而嚴者父母也父母盡尊嚴之道以正一家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家

正則國治國治而天下定其道一也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无它焉善推其所為而已善推其所為斯足以究正家而天下定之義易說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伊川先生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常也物謂事實常謂常

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內也言慎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火出○家人道在於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繫乎此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風自火出由内及外以風天下之象也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恭則有常无稽之言是无物也暴慢邪僻是无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風外也火内也風自火出由内而之外也脩身内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是猶風自火出之道也言有物而行有常君子之脩身也非禮勿言則言有物矣非禮勿動則行有常矣是以乾之九二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終至於盡君德家人自言有

物行有常終至於正家而天下定其義一也故孟子言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也其是之謂乎易說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

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閑之於始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男處女下悔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辯內外男位乎

外女位乎內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家人之初閑而有之所以謹始也始之弗閑則終必亂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聖人防微杜漸早辨之道也苟亂而後治之危而後保之不亦晚乎家人之道能閑於初故能有家而悔亡象言志未變者治家之道志於家道未變之初所謂制治於未亂故能終无變也有家如此有國者亦无以異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一本無也字

上有則其正三字以柔順處中一本无此五字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爲婦人之貞吉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柔順中正得女之正也婦人无遂事從人而已故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言夫夫婦婦六二所謂婦婦者也婦人從夫无遂事婦之道也居中主饋婦之職也詩所謂

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是也二者六二之所以貞吉也然正家者夫也從夫者婦也故以順巽為吉易說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伊川先生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一作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

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寛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葢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葢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茍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

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于凶故未遽言凶也○未失也者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位為過中則履非得宜與其慢也寧嚴易說

龜山楊氏曰家人有嚴君焉而九三所以限制内外未失也婦子以順説為事而至於嘻嘻則失節矣葢

剛過非婦子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嗃嗃剛嚴之意也嘻嘻歡悅之情也剛嚴之道悔厲由生雖非中道而終吉无凶歡悅之情固人所喜而以恩掩義分日以亂情愛雖隆終吝之道也九三過中故或悔厲然聖人之道貴有終與其失家節而終吝固不若終吉而悔厲未為失也由是而言則閑家之道當以嚴分為先此家人所以稱嚴君歟然有嗃嗃之嚴使无悔厲雖王假有家之道不

過於此是雖非九三所能盡實自嗃嗃積而致之耳

易說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下道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則為大吉也

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以巽順而居正位

正而巽順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而巽婦順備也故内和理而家可長久矣故富家大吉猶詩所謂宜其家人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脩身齊家由内出外至於巽體家道成矣故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上九威如終吉也六四之富豈金玉布帛而已哉葢必有其道

矣其道何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家道之富无以加於此故其為吉莫大焉然得其道謂之順失其道謂之逆父父子子順也父不父子不子逆也彖言家人家道正則父子兄弟夫婦各安其分而无逆焉故曰順在位也在禮亦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易之所謂富猶禮之所謂肥也禮以人之肥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是謂大順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是也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夫有國有家者以有粟為富矣而有不得而食者其富有甚於粟也孔子於家人之彖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及對景公則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知家人之道推之國則國治道一而已易說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内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

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内内外同德可謂至矣○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内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有家之道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有應在二得男女内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故王假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巽極有家之道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下之内治后聽之也故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非閑有家者所及也故勿恤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父道也父母為嚴君故父與王其道一也况家國之治寧有二乎是以非王道之至不

足以有家非有家未見其能正天下也此家人之道所以正家而天下定矣勿恤吉者王假有家毋憂天下之不定也天下定則吉孰大焉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同大順而无逆焉者交相愛之義也

易說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

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一作使衆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

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並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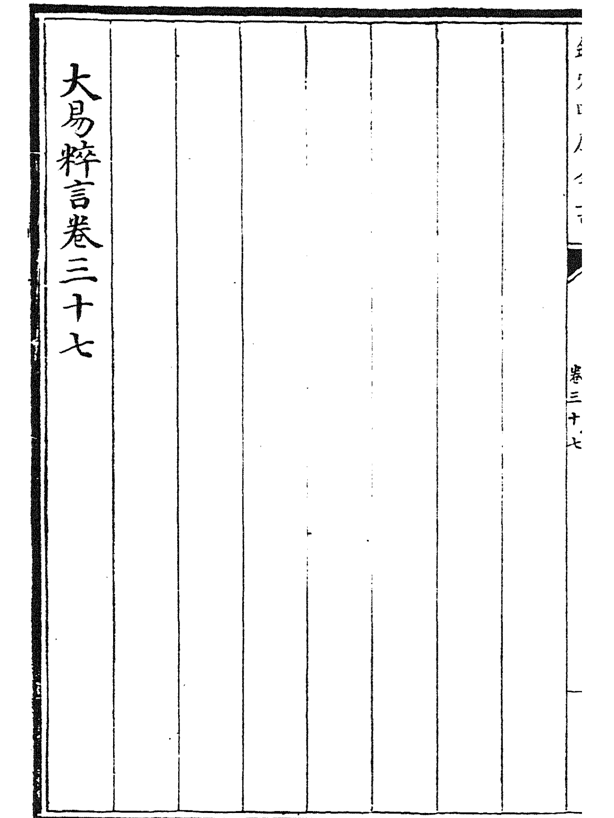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尊故威如身修而家齊故終吉 易說

龜山楊氏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家道之成也巽而以順終反身而誠者也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所謂有孚威如終吉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始在於閑及其能成在於信究終始不可變者威如之吉而已威自我出也孟子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克保其終者非反諸其身益不能也象既明言有物而行有常而此又言反身之謂者家人之道所以成始成終者脩身而已且恩愛人之常情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所不能无而過之者多矣至於明信嚴分或為情愛所奪則家人嚴君之義未盡其道故上九以有孚威如終之威如之吉

未備君子必自反也然是道也内之則可以正心脩身外之則可以治國治天下惟明家人終始之義允執其中而内外之道至矣是以詩首關雎則見文王化天下之道所謂王假有家者也聖人序詩之意葢亦深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三十七